

和平崛起的大国：阿马尔那第9、 15、16号书信译注*

袁指挥**

内容提要 “阿马尔那泥板书信”为古埃及与西亚国家之间的外交信函，反映了当时西亚北非地区间的国家关系。在“阿马尔那时代”（公元前16至公元前13世纪），近东政治格局发生了一些重要的转变，长期臣服于巴比伦、米坦尼的亚述王国乘机崛起。亚述王阿淑尔乌巴里忒一世派使节携带外交信函（第15号泥板书信）出使埃及，希望埃及承认其独立地位。亚述谋求独立的行为损害了巴比伦的利益，对此巴比伦国王直接提出抗议，并给埃及法老送去了书信（第9号泥板书信），要求埃及拒绝亚述人的要求。在三国的博弈中，埃及最终承认了亚述的独立地位，这可以从第16号泥板书信中两国君主的称呼语中看得很清楚。另外，埃及的首肯也为中亚述王国的崛起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因此，这三封泥板书信对研究“阿马尔那时代”近东政治格局的变化与大国势力的消长具有重要的史料参考价值。

关键词 阿马尔那书信 亚述 埃及 巴比伦

在“阿马尔那时代”，近东的政治格局发生了转变，由埃及、米坦尼、巴比伦主导的“三极格局”演变成了赫梯、埃及、巴比伦、亚述主导的“四极格局”。在新旧格局的转变过程中，新兴国家在挑战现有大国的基础上，逐步站稳了脚跟，成功实现崛起。这其中，赫梯通过对米坦尼发动战争，最终取代米坦尼成为古代近东“大国俱乐部”的一员，而曾经的强国米坦尼为了维持自身的大国地位，也与赫梯兵戎相见。亚述的崛起则比较温和一些，它乘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公元前2-1千纪古代两河流域楔形文字经济契约的整理与研究”（20&ZD239）的阶段性成果。

** 袁指挥，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着赫梯挑战米坦尼的有利时机,通过外交途径与埃及交好,希望获得头号强国埃及的承认,为其东山再起扫清障碍。然而,试图压制亚述崛起的巴比伦则主要通过外交手段,把遏制其发展的希望寄托在友邦埃及身上。

然而,亚述结交埃及的外交行动引发了一连串的外交反应,导致亚述、埃及、巴比伦三国为此展开了外交博弈。在赫梯出兵米坦尼的形势下,亚述王阿淑尔乌巴里忒一世派使节携带外交信函(第 15 号泥板书信)去埃及,要求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在该泥板的第 9~10 行亚述国王写道:“直到现在,我的先祖们还没有派人(去埃及)”,以此希望获得埃及的支持。但是,亚述的行为同时招致巴比伦的抗议,巴比伦王布尔拉布里亚什二世在第 9 号泥板书信中抗议道,“现在,亚述人正看着我的脸,我没有写信给你,我听说了他们(到了埃及),为什么他们到了你的国家?如果你爱我……让他们两手空空地回(他们的国家)!”不过,埃及法老可能并不买账。在第 16 号泥板书信中,亚述王阿淑尔乌巴里忒一世与埃及王埃赫那吞彼此称兄道弟,表明两国已经建立起正式的外交关系。在这封书信中,亚述王像埃及在西亚地区的传统友邦一样,要求埃及赠予黄金,同时也向埃及赠送礼物。

目前,记录“阿马尔那时代”亚述王国崛起的外交信件,存世的只有 3 封——阿马尔那第 9、15、16 号泥板书信。这 3 封泥板书信为埃及农夫在 1887 年挖掘所得,可能出土于埃及的阿马尔那。第 9 号泥板书信,1888 年被大英博物馆所收藏,编号为 BM 029785,泥板尺寸为 114.3 × 73 毫米,保存完好,正面分为 3 栏,背面为 1 栏(最后 3 行与前面有一段大约 5 行的空白),共有文字 38 行。第 15 号泥板书信,1924 年被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所收藏,编号为 MMA 24. 2. 11,泥板尺寸为长 77 × 55 × 22 毫米,保存较为完整,正面左下角、右上角以及背面左上角有文字缺损。第 16 号泥板书信目前藏于开罗博物馆,编号为 C 4746,泥板尺寸为 100 × 60 毫米,保存较为完整,正面的左下角、右上角,背面的左上角、右上角、右下角的文字有缺损,正面分为 7 栏,背面分为 5 栏。

学界对这 3 块泥板书信的整理已经有 100 多年的历史,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关于第 9 号泥板的整理,最早的著作是 1888 年 E. W. 巴奇的论文《论米坦尼王图什拉塔、库里加尔珠的儿子布尔拉布里亚什、阿拉西亚国王

发给埃及王阿蒙霍特普三世的楔形文字公文以及出自阿马尔那的楔形文字泥板》^①。在该作中他对第9号泥板进行了拓印，并且进行了拉丁化转写。1890年，H. 齐默恩在《对阿马尔那发现的书信的拉丁化转写与翻译》^②一文中，对第9号泥板进行了拉丁化转写以及德语翻译。1891年，A. J. 德拉特在论文《阿马尔那书信之四》^③中将第9号泥板进行拉丁化转写并进行了法语翻译。1893年，C. 贝措尔德在其《东方外交》^④中也对第9号泥板进行了拉丁化转写。1896年，H. 温克勒在《阿马尔那泥板》^⑤一书中，对该泥板进行了拉丁化转写以及德语翻译。1899年，阿莱维在其《阿蒙霍特普三世和阿蒙霍特普四世的书信》^⑥一书中对泥板进行拉丁化转写，并将之翻译成了法语。1900年，E. W. 巴奇编写的《巴比伦、亚述古物指南》^⑦中也翻译了该泥板。

在第15、16号泥板书信的整理上，1888年，H. 温克勒、T. 施拉德的《皇家柏林博物馆和布拉格博物馆中的阿马尔那泥板的报告》^⑧一文中，对第16号泥板的拓片予以出版，1889~1890年，德国学者H. 温克勒、L. 阿贝尔编撰的《阿马尔那泥板》^⑨，再次出版了该泥板的拓本，1896年，H.

-
- ① E. W. Budge, "On Cuneiform Despatches from Tûshratta, King of Mitanni, Burraburiyasch, the Son of Kuri-Galzu, and the King of Alashiya, to Amenophis III., King of Egypt, 841 and on the Cuneiform Tablets from Tell el-Amarna," *Proceedings of the Society of Biblical Archaeology*, Vol. 10, 1888, pp. 563 - 564.
- ② H. Zimmern, "Briefe aus dem Funde in El Amarna in Transcription und Uebersetzung," *Zeitschrift für Assyriologie und Vorderasiatische Archäologie*, Vol. 5, 1890, pp. 150 - 153.
- ③ A. J. Delattre, "Lettres de Tell El-Amarna 4," *Proceedings of the Society of Biblical Archaeology*, Vol. 13, 1891, pp. 539 - 541.
- ④ C. Bezold, *Oriental Diplomacy*, London: Luzac and Co., 1893, pp. 3 - 4.
- ⑤ H. Winckler, *Die Thontafeln von Tell-el-Amarna*, Berlin: Verlag von Reuther & Reichard, 1896, pp. 14 - 17.
- ⑥ J. Halévy, *La correspondance d'Aménophis III et d'Aménophis IV: Lettres Babyloniennes Trouvées à El-Amarna*, Paris: Ernest Leroux, 1899, pp. 29 - 31.
- ⑦ E. W. Budge, *A Guide to the Babylonian and Assyrian Antiquities*, London: Harrison and Sons, 1900, pp. 157 - 158.
- ⑧ H. Winckler & T. Schrader, "Bericht über die Thontafeln von Tell-el-Amarna im Königlichen Museum zu Berlin Museum und im Museum von Bulaq," *Sitzungsberichte der Königlich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zu Berlin*, Vol. 51, 1888, pp. 1344 - 1345.
- ⑨ H. Winckler & L. Abel, *Der Thontafelfund von El-Amarna*, Vol. 1, 1889, Berlin: W. Spemann, p. 8.

温克勒写作的《阿马尔那泥板》^①一书,对该泥板进行了拉丁化转写、德语翻译以及较为简单的注释,1899年,J.阿莱维在其《阿蒙霍特普三世和阿蒙霍特普四世的书信》^②一书中,对该泥板进行拉丁化转写,并将之翻译成了法语。从1902年开始,学界才开始整理第15号泥板书信,1902年,V.沙伊尔在论文《两封新阿马尔那书信》^③,对该泥板进行了拓印,并对之进行了拉丁化转写和法文翻译。1972年,A.K.格雷森在《亚述王铭》^④一书中,把这2块泥板书信翻译成了英文。1978年,P.阿茨在《中亚述王国的兴起:根据阿马尔那第15、16号书信》^⑤一文中,对第15号泥板进行了拉丁化转写与英文翻译。1988年,W.L.莫兰在论文《阿马尔那文献(第102、103号)》^⑥,对第15号泥板进行了拉丁化转写、英文翻译,以及较为简明的注释。

在一些集结性著作中,把这3块泥板做了整理。1907年、1915年,J.A.克努松在《阿马尔那泥板》^⑦一书中,首次把这3块该泥板放在一起,做了拉丁化转写,并将之译为德语。1987年、1992年,W.L.莫兰出版法文版、英文版的《阿马尔那书信:法老的外交信函》^⑧,把这3块泥板书信翻译为法语、英语并进行详细注解。2015年,A.F.雷尼的遗作《阿马尔那书信:阿马尔那遗址楔形文字书信新版本,基于现存石碑的校勘》^⑨对这2

-
- ① H. Winckler, *Die Thontafeln von Tell-el-Amarna*, Berlin: Verlag on Reuther & Reichard, 1896, pp. 28 - 31.
- ② J. Halévy, *La correspondance d'Aménophis III et d'Aménophis IV: Lettres Babyloniennes Trouvées à El-Amarna*, Paris: Ernest Leroux, 1899, pp. 31 - 35.
- ③ V. Scheil, "Deux Nouvelles Lettres d'el Amarna," *Bulletin de l'Institut Français d'Archéologie Orientale du Caire*, Vol. 2, 1902, pp. 113 - 115.
- ④ A. K. Grayson, *Assyrian Royal Inscriptions*, Vol. 1,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72, pp. 47 - 49.
- ⑤ P. Artzi, "The Rise of the Middle-Assyrian Kingdom According to El-Amarna Letters 15 and 16," in P. Artz ed., *Bar-Ilan Studies in History*, Vol. 1, Ramat Gan: Bar-Ilan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25 - 44.
- ⑥ W. L. Moran, "Amarna Texts (Nos. 102, 103)," in I. Spar ed., *Cuneiform Texts in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Vol. 1,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88, pp. 149 - 151.
- ⑦ J. A. Knudtzon, *Die El-Amarna-Tafeln*, 2 Vols, Leipzig: J. C. Hinrichs, 1915, pp. 88 - 91, 124 - 131, 1027 - 1028, 1035 - 1039.
- ⑧ W. L. Moran, *Les Lettres d'el-Amarna: Correspondance Diplomatique du Pharaon*, Paris: Les Éditions du Cerf, 1987, pp. 80 - 82, 105 - 109; *The Amarna Letters*,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18 - 19, 38 - 41.
- ⑨ A. F. Rainey, *The El-Amarna Correspondence: A New Edition of the Cuneiform Letters from the Site of El-Amarna Based on Collations of All Extant Tablets*, Leiden & Boston: E. J. Brill, 2015, pp. 92 - 95, 128 - 133, 1336, 1347 - 1349.

封泥板书信进行拉丁化转写以及英语翻译，并做了一些注解。

本译文据温克勒、阿贝尔以及沙伊尔拓本译出，同时参考了克努松、雷尼的拉丁化转写以及莫兰的英文译本。译文圆括号（）中的文字是译者为方便读者的理解添加上去的，方括号〔〕中的内容系拟补，半方括号「」表示文字有残缺，□表示文缺损。

第15号泥板书信

第15号泥板的写信人为亚述王阿淑尔乌巴里忒一世，收信人为埃及法老，可能是埃赫那吞。该书信的主要内容为：亚述王派使节到埃及，商讨与埃及建立外交关系，信中提到之前亚述与埃及没有外交关系，亚述王要求埃及法老不要扣留亚述派往埃及的使节。

【译文】

你（使节），对「米」〔什里〕^①王「说」：「下面是「阿」淑尔〔王〕「阿淑尔乌巴里忒」^②的话^③：祝愿平安与你本人、你的宫廷、你的「国家」、你的战车和你的马匹同在！我派遣我的使节去看你和你的国家。直到现在^④，我的先祖们还没有

-
- ① 莫兰、雷尼根据第16号泥板拟补为^{hwm}M [i-ṣ - (ṣa) -ri]，参见 W. L. Moran, *The Amarna Letters*,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38; A. F. Rainey, *The El-Amarna Correspondence: A New Edition of the Cuneiform Letters from the Site of El-Amarna Based on Collations of All Extant Tablets*, Leiden & Boston: E. J. Brill, 2015, p. 1347。
- ② 阿淑尔乌巴里忒即亚述王阿淑尔乌巴里忒一世（公元前1353年~公元前1318年在位），其名字属于阿卡德语，由两部分组成：aššur（阿淑尔神）；uballūtu为动词bašātu（活着）的D词干bullutu（让活着）的第三人称单数过去时，其名字的意思为“阿淑尔给予生命”，参见 R. S. Hess, *Amarna Personal Names*, Winona Lake: Eisenbrauns, 1993, pp. 43-44。
- ③ 从信头的问候语来看，亚述王阿淑尔乌巴里忒一世称呼埃及法老为埃及王，缺乏大国之间的家庭术语“兄弟”，由此可以看出，这封书信可能是亚述与埃及的第一封外交信函，因为两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按照古代近东的外交惯例，不能彼此称兄道弟。
- ④ 克努松读作 a-di an-ni ša，参见 J. A. Knudtzon, *Die El-Amarna-Tafeln*, Vol. 1, Leipzig: J. C. Hinrichs, 1915, p. 126; 冯佐登读作 a-di-an-ni ša，参见 W. von Soden, “Zu den Amarnabriefen aus Babylon und Assur,” *Orientalia*, Nova Series, Vol. 21, 1952, p. 433; 莫兰读作 a-di an-ni-ša，参见 W. L. Moran, *The Amarna Letters*,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38; 雷尼认同莫兰的读法，参见 A. F. Rainey, *The El-Amarna Correspondence: A New Edition of the Cuneiform Letters from the Site of El-Amarna Based on Collations of All Extant Tablets*, Leiden & Boston: E. J. Brill, 2015, p. 1347。笔者赞同莫兰的意见，adi 的意思为“直到……”，anniša 的意思为“这里、此处”，因此其意思就是“直到这里”，这里指的是时间而非地点。

派人(去埃及)^①。今天,我写信给你。并把 1 辆精美的战车及 2 套马、1 (串)上乘椰枣形天青石珠^②作为你的问候礼「送」给你^③。至于我派遣去你处「去」参观的我的「使」「节」,请「不要」扣留他^④!让他「参观」,(然后)让他启程回来!愿他将「看到」你的情况以及你的国家的情况!(然后),让他启程回来!^⑤”

第 9 号泥板书信

第 9 号泥板的写信人是巴比伦王布尔拉布里亚什二世,收信人为埃及法老阿蒙霍特普三世或埃赫那吞。其主要内容为:第一,巴比伦王抱怨埃及送的黄金少,把两国的黄金赠礼现状与过去进行对比,以此来劝说法老维护两国友好传统,同时还以所建设的工程较大、花费较多为理由,要求埃及

- ① 从这句话可以知道,亚述与埃及之间不存在正式的外交关系,尽管在图特摩斯三世远征西亚期间,亚述送去了外交礼物,但可能彼此并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在图特摩斯三世第 2 次远征叙巴的时候,亚述给埃及送去了礼物,“亚述(𐎠𐎶𐎵𐎹 Issr)王公的贡品:1 大块真天青石,20 德本又 9 凯特;2 块真天青石,30 德本;合计:3 块天青石,50 德本 9 凯特。巴比伦上好的天青石;亚述的 *hru* 石头颜色的器皿……很多”,此后亚述第二次向埃及进贡礼物,埃及文献对此记载道:“亚述王公的贡品:马匹□□□保护战车的 *mxaraa* 皮□□□木头□□□190 + x 四轮车;□□□木头, *nHb* 木头,343 块;角豆树木,50 块; *mrw* 木头,190 块; *nby* 与 *k^cnk* 木头,206 块,橄榄木□□□,”参见 J. H. Breasted, *Ancient Records of Egypt*, Vol. 2,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06, pp. 446, 449。在图特摩斯三世最著名的第八次远征的时候,虽然文献没有提及亚述送来礼物,但著名学者基钦认为,可能亚述在图特摩斯三世第八次远征时送来了礼物,参见 D. O. Conner and E. H. Cline, *Amenhotep III*, Michigan: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8, pp. 251 - 252。
- ② *na4ú-hi - naša^{na4} uqnā* (za. gín), 根据语法,直译为“天青石的椰枣”,可能是一种用天青石做成椰枣状的珠子,所以笔者翻译为“椰枣形天青石珠”。
- ③ 亚述送给埃及的礼物为战车、马匹和天青石,这些都是埃及国内不产的珍贵物品。事实上,在图特摩斯三世远征西亚的时候,亚述送来的礼物主要也是这些东西。在晚期青铜时代近东大国交往中,通常会把自己拥有的、友邦缺乏的物品作为外交礼物来交换。事实上,古代近东的大国的君王之间的礼物交换,是一种披着礼物外衣的商品贸易,参见袁指挥《阿马尔那时代近东大国的礼物交换》,《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2 期,第 90 ~ 95 页。
- ④ *tu₄-ka-as-sú* 是 *kalû* (滞留、扣留)的 D 词干,中间的 *-al* 被末尾的 *-su* 同化变为 *-as - sú*。
- ⑤ 亚述王阿淑尔乌巴里忒一世一再要求埃及法老及时让亚述使节返回来,一方面,亚述王对于埃及对其独立的态度非常关心,急切想知道埃及的态度;另一方面,在阿马尔那时代的近东大国的交往中,大国为了实现礼物贸易中的利益最大化,往往采取滞留使节的策略,使节通常担负着运送外交礼物的任务,所以亚述为了顺畅两国的礼物贸易,督促埃及法老及时对亚述使节放行。参见袁指挥《阿马尔那时代近东大国的礼物交换》,《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2 期,第 93 ~ 94 页。

法老赠送大量黄金；第二，巴比伦王为了说服埃及法老拒绝承认巴比伦的属国亚述，追溯巴比伦先王库里加尔珠拒绝参与埃及的迦南属国联合反叛埃及的历史，希望现任埃及法老效法先王。

【译文】

你（使节），对米〔什里〕王、我〔的兄弟〕尼卜胡瑞亚^①说：“下面是卡拉〔杜〕〔尼〕阿什^②王、你的兄弟布尔拉布里亚什^③的话。”祝愿平安与我本人同在！「真诚」祝愿平安与你本人、你的宫廷、你的妻子们、你的儿子女儿们、你的国家、你的「官员」们、你的马匹、你的战车同在。

自从我的父亲与你的父亲「彼此」称朋友^④之后，他们互送^⑤上好的问候礼品，他们从没有「扣留」彼此需要^⑥的好东西^⑦。现在，我的兄弟送我2“斤”^⑧黄金作为我的问候礼。现在，若^⑨黄金多的话，请送给我像你

-
- ① 从拼写上看，这里的收信人 *Ni-ib-hu-ur-re-ia*，可能是阿蒙霍特普三世的王位名 *Ni-ib-mu-a-ri-a* 的变体写法，也可能是埃赫那吞的王位名 *Na-ap-hur-ri-ia* 的变体写法，因为其中的 *Ni-ib* 很像阿蒙霍特普三世的王位名，而 *hu-ur* 又与埃赫那吞的王位名相似。笔者认为，更可能是埃赫那吞的王位名，*nib* 与 *nap* 的发音相似，而 *hur* 与 *mua* 的发音相去甚远，埃赫那吞的王位名在埃及语中读作 *nfr-xprw-ra wa-n-ra*，意思是“拉神的完美化身，拉神的唯一”，而阿蒙霍特普三世的王位名，在埃及语中读作 *nb-mAat-ra*，意思是“拉神的马阿特的拥有者”。
- ② 卡拉杜尼阿什是加喜特王朝对巴比伦城、巴比伦尼亚的称呼。
- ③ 布尔拉布里亚什二世（公元前1359年～公元前1333年在位），古代两河流域加喜特王朝的国王，其名字为 *Burra-Burias*，属于加喜特语，有三个部分组成：*Burra* 也写作 *purna*（神圣的保护），*Buri* 也写作 *puri*（神、主），*ias*（土地、国家），其整个名字的意思为“国家之神的神圣保护”，参见 R. S. Hess, *Amarna Personal Names*, Winona Lake: Eisenbrauns, 1993, pp. 63-64。但是也有另外一种解释，其名字由两部分组成：*Burra* 也写作 *purna*（神圣的保护），*Burias* 为加喜特的风暴神（等同于印欧人的 *Pūryāh*），这样该名字的意思为“布瑞亚什神的神圣保护”。
- ④ 此处的“称朋友”指的是两国建立友好关系、两国的国王确立兄弟关系。
- ⑤ 动词原形为 *wabālu*（送），中巴比伦语中写作 *ubālu*。
- ⑥ *mēreštu* = *mēreštu*，意思为“需要、希望、日常所需、必需品”。
- ⑦ 这句话可以简单化为：两国友好，所以两国互赠礼物，这种表述把礼物贸易罩上了温情脉脉友好关系的外衣，这种表述方式体现了波兰尼的理论，即古代经济中往往嵌入社会伦理的内涵。
- ⑧ 根据吴宇虹先生的译法，笔者把古代两河流域的重量单位 *manû*（*ma. na*）翻译为“斤”，约合504克。
- ⑨ 莫兰认为增补上〈*šum*〉更为妥当，建议读作〈*šum*〉-*ma*，雷尼认可莫兰的建议，参见 W. L. Moran, *The Amarna Letters*,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17; A. F. Rainey, *The El-Amarna Correspondence: A New Edition of the Cuneiform Letters from the Site of El-Amarna Based on Collations of All Extant Tablets*, Leiden & Boston: E. J. Brill, 2015, p. 1336。

父亲送的那样多的^①黄金!若(黄金)短缺^②的话,请送给我你父亲送的(黄金)一半。为什么你送我2“斤”黄金呢?现在,我在神庙中的工程是浩大的^③,我正在努力做这个工程。请送给我多一些黄金^④!(若)你需要我国的任何东西,你写信告诉我,我会让他们带给你^⑤。

在我的先祖库里加尔珠^⑥(的时代^⑦),所有的迦南人写信给^⑧他,说道:“请到国家的边界上吧,让我们反叛^⑨(埃及)吧,让我们¹与¹你结盟^⑩!”我的先祖就¹此¹写信给他们,说道:“请放弃^⑪与我结盟吧!如果你们反对我的兄弟米什里王的话,你们同其他人结盟吧!我不会去^⑫(反叛),我也不会劫掠^⑬你们,你们怎么能与我结盟呢?”我的先祖,为了你的先祖,而没有听从^⑭

① 词组 *mala ša* 意思为“就如同……一样多”。

② *mīṣu = wīṣu*, 意思为“少”。

③ *ma-a-ad ù ma-gal* 为词组 *mādu magal* (非常多)的另外一种表示法,参见 A. L. Oppenheim and E. Reiner, *The Chicago Assyrian Dictionary of the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Vol. 10/1, Chicago: The Oriental Institute, 1977, p. 30。

④ 在阿马尔那时代,近东大国的君主常以工程建设之名,要求友邦赠送礼物,这是一种惯用的索取友邦礼物的策略。

⑤ 这句话中的“带给你”的原文为 *li-il₃-qu-ni-ik-ku*, 雷尼校对泥板而确认了字符 *qu*, 参见 A. F. Rainey, *The El-Amarna Correspondence: A New Edition of the Cuneiform Letters from the Site of El-Amarna Based on Collations of All Extant Tablets*, Leiden & Boston: E. J. Brill, 2015, p. 1336。就这句话而言,巴比伦王布尔拉布里亚什二世表示,埃及王需要什么,都可以写信告诉亚述,这也是阿马尔那时代近东大国君主索要外交赠礼的一种策略:把自己塑造成为慷慨者的形象,以此来保证自己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由此让友邦君王感觉到羞耻,进而实现在未来礼物贸易中多获得友邦礼物的目的。

⑥ 库里加尔珠为巴比伦王库里加尔珠一世(约公元前1430年~公元前1380年在位),其名字属于加喜特语,由 *kuri* (牧羊人)与 *galzu* (加喜特人),其名字的意思为“加喜特人的牧羊人”,参见 R. S. Hess, *Amarna Personal Names*, Winona Lake: Eisenbrauns, 1993, p. 102。

⑦ *ina* 后面是人名的话,即, *ina PN*, 意思为“在某人统治时代”。

⑧ 词组 *ana muhhi*, 有时在 *muhhi* 后面加上后缀代词,意思为“向、对”。

⑨ *ni-ba-al-ki-ta-am-ma* 的动词原形为 *nabalkutu* 的 N 词干,意思为“反叛”。

⑩ *šakānu* 与 *iti* 搭配,直译为“站在……一边”,意译为“与……结盟”。

⑪ 标准写法为 (*w*) *ašaru*, D 词干在西塞姆语中写作 *muššurum*, 在中巴比伦语中的意思为“停止做……”。

⑫ 动词原形为 *lekū*, 意思为“去”。

⑬ 动词原形为 *habātu*, 意思为“抢劫”, *a-ḥa-ba-at-ku-nu-ši-i* 应该是 G 词干。

⑭ *iš-mé-šu-nu-ti* 的 *iš-mé* 为标准的阿卡德语 G 词干过去时第三人称。

他们。现在，亚述人正「看」着我的脸^①，我没有写信给你。我听说了他们（到了埃及），为什么他们到了你的国家？如果你爱^②我，他们都将做^③不成任何商业活动^④，让他们两手空空^⑤地回（他们的国家）！

我送给你3“斤”真天青石^⑥、5辆木头战车^⑦上的5套马作为你的问候礼。^⑧

第16号泥板书信

第16号泥板的写信人为亚述王阿淑尔乌巴里忒一世，收信人为埃及法老埃赫那吞。该书信的主要内容为：第一，礼物问题，即亚述王以工程建设为由要求埃及赠送黄金，抗议埃及法老在赠送黄金上的吝啬；同时亚述王追溯了在亚述先王阿淑尔那丁阿黑时代埃及赠送给亚述的黄金，与赠送给米坦尼的一样多，但是现在亚述与米坦尼地位相同，却受到了差别性待遇。第二，使节问题，即埃及使节的护卫苏图人被杀，导致埃及使节返程

-
- ① *da-gi-ir il pa-ni-ia*，直译为“看着我的脸”，意译为“臣服于我”，在第100号泥板第34行的 *u tirub ana mahrūti šarri... ana da-ga-li panīšu damqūta*（愿我能进到国王面前，以便能看到他的美好的脸），此外，词组 *pānu dagālu* 的意思为“服侍、服从某人”。
- ② *ta-ra-ā-ma-an-ni* 的动词原形为 *rāmu*（爱），这里为G词干。
- ③ *ip-pu-ū-šu* 为 *epēšu*（做）的G词干将来时。
- ④ 此处把亚述出使埃及视为商业活动，某种程度上暗示了大国礼物交换的商品交换本质。
- ⑤ *rīqu*，意思为“空”，词组 *qātu rīqu*，意思为“两手空空”，这里很可能就是两手空空的意思，但是却没有出现 *qātu*。
- ⑥ *na4uqnā*（*za. gin*）*šada*（*kur*），直译为“山天青石”，意译为“真天青石”。奥本海姆认为，天青石分为两种，一种为天然的，称之为 *uqnū šadē*（山天青石）；一种为人工仿制的玻璃天青石，称之为 *uqnū kāri*（烧窑中的天青石）。大约从公元前两千纪中期开始，阿卡德语中开始出现这两种天青石的称呼，参见 A. L. Oppenheim, “Glasses in Mesopotamian Sources,” in *Glass and Glassmaking in Ancient Mesopotamia*, A. L. Oppenheim, R. H. Brill, D. Barag and A. von Saldern eds., New York: The Corning Museum of Glass Press, 1970, p. 10; P. R. S. Moorey, *Ancient Mesopotamian Materials and Industries: 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9, p. 90。
- ⑦ 可能为一种轻型战车。
- ⑧ 两河流域南部的加喜特王朝，与北边的亚述一样，把战车、马、天青石作为礼物送给埃及。从地理位置上看，两河流域接近古代西亚天青石的产地阿富汗，同时通过贸易能够获得欧亚草原的马，而马车辐条轮战车是最早在叙利亚—两河流域北部发明的。参见袁指挥《阿马尔那时代近东外交体系的特征》，《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第122页。

延误；同时抗议埃及法老让亚述使节站在户外的待遇。

【译文】

你（使节），「对」大王、米什里王、我的「兄弟」那坡胡瑞「亚」^①说：「下面是「阿淑」尔王、大王、你的兄弟阿淑尔乌巴里忒的话。」^②祝愿平安与你本人、你的宫廷以及你的国家同在！

当我看到你的「使节」时，我非常高兴^③。你的使节以贵宾身份^④坐在^⑤我身边^⑥。把我用的 1 辆精美的御用战车及 2 套我用^⑦的白马^⑧、1 辆没有套用的战车和 1 枚上乘天青石印章，我送给你作为你的问候礼^⑨。于是^⑩，这样的礼物^⑪就是一个大王（应得）的礼物。你的国家里的黄金（多）如尘土^⑫。一

① 克努松读作^mn [a-a] p-hu - [r] i-i- [x]，参见 J. A. Knudtzon, *Die El-Amarna-Tafeln*, Vol. 1, Leipzig: J. C. Hinrichs, 1915, p. 126, 戈登读作^m「^r hu」- [r] u/ [r] a -hu-ri-i- [tu] - [x-x]，正因为读法上存在重大差异，莫兰没有进行拟补，参见 W. L. Moran, *The Amarna Letters*,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38, 雷尼认为戈登的读法不对，在克努松的基础上读作^m「^r Na」-「^r ap」-「^r hu」-「^r ri」-i-ia! (TU?)，参见 A. F. Rainey, *The El-Amarna Correspondence: A New Edition of the Cuneiform Letters from the Site of El-Amarna Based on Collations of All Extant Tablets*, Leiden & Boston: E. J. Brill, 2015, p. 1348。笔者采用雷尼的拟补。

② 与第 15 号泥板书信相比，这封书信的问候语包含有“大王”“兄弟”的称呼，这说明亚述实现了与埃及建立外交关系的目的，两国彼此承认对方为大国，两国君王以兄弟相称。

③ 动词原形 *hadû*（高兴）的状态式。

④ *ta/eknû* 的意思为“关心”，其与介词 *ana* 搭配构成词组 *ana ta/eknû*，其意思为“以关心的方式、以好招待的方式”，参见 E. Reiner, *The Chicago Assyrian Dictionary of the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Vol. 18, Chicago: The Oriental Institute, 2006, pp. 84–85。

⑤ 动词原形 (*w*) *ašabu*，意思为“坐着、居住”。

⑥ 词组 *ina maḥar*，意思为“在某人面前、在某人跟前”，与 *ana maḥar* 的意思相同。

⑦ 动词原型为 *šamādu*，意思为“套轭、拴住、绑住”。

⑧ 白马为非常贵重的礼物，参见 W. L. Moran, *The Amarna Letters*,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40。

⑨ 亚述王阿淑尔乌巴里忒一世送给埃及法老埃赫那吞的礼物——御用战车、白马，要比第 15 号泥板书信中提及的更为贵重，可能暗示着建立外交关系国家之间的礼物要比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国家之间的礼物更值钱一点。

⑩ *kanna = akanna*，意思为“因此、于是”。

⑪ *šabultu* 意思为“礼物、托付物”。

⑫ 在古代近东，埃及的东沙漠和殖民地努比亚是黄金的主要产地，而西亚地区则没有黄金。因此，如果西亚大国的君王渴望获得埃及的黄金，他们就需为此采用一种阿谀奉承的外交策略，夸耀埃及的黄金多如尘土。

个人收集^①它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在你的眼皮底下要耽搁^②它呢？^③我正在建设一座新宫殿。请送给我装饰（新宫殿）所用的和（其他）所需一样多^④黄金。^⑤

当我的先祖阿淑尔那丁阿黑^⑥派人去米什里的时候^⑦，他们给了他20“钩”^⑧黄金^⑨。「当」哈尼加尔巴图^⑩的国王派人（使节）「去」米「什里」见你的父亲的时候，

① 冯佐登认为 *i-is-si-pu-uš* 是动词 *esēpu*（收集、采集、聚集），参见 W. von Soden, “Zu den Amarnabriefen aus Babylon und Assur,” *Orientalia*, Nova Series, Vol. 21, 1952, p. 434, 莫兰、雷尼接受了冯佐登的解释，参见 W. L. Moran, *The Amarna Letter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40; A. F. Rainey, *The El-Amarna Correspondence: A New Edition of the Cuneiform Letters from the Site of El-Amarna Based on Collations of All Extant Tablets*, Leiden & Boston: E. J. Brill, 2015, p. 1348。

② 动词 *sahāru*，意思为“耽搁”。

③ 直译为：为什么要在你眼皮底下耽搁它呢？这句话可以译为：你为什么吝嗇它呢？此处采用的是直译。

④ *mala* 的意思是“像……一样多”。

⑤ 此处亚述王阿淑尔乌巴里忒一世的做法与巴比伦王布尔拉布利雅二世的策略如出一辙。由此可见，以工程建设为名索要礼物是阿马尔那时代近东大国君王常用的外交策略。

⑥ 阿淑尔那丁阿黑即亚述王阿淑尔那丁阿黑二世（公元前1390年~公元前1381年在位），是此封泥板书信写信者阿淑尔乌巴里忒一世的堂兄。其名字属于阿卡德语，为一个句子：*Assur*（阿淑尔神），充当句子的主语；*nadin* 为 *nadānu*（给予）的状态式；*ahhē*，兄弟一词的亚述语复数形式，充当宾语，其名字的意思为：“阿淑尔神是兄弟们的赐予者”。参见 R. S. Hess, *Amarna Personal Names*, Winona Lake: Eisenbrauns, 1993, p. 43。

⑦ 在第15号泥板书信，亚述王阿淑尔乌巴里忒一世说，“直到现在，我的先祖们还没有派人（去埃及）”。而这里却说亚述王阿淑尔那丁阿黑二世派使节出使埃及，显然这两种说法是矛盾的。笔者认为，联系下面的句子，可以发现亚述王阿淑尔乌巴里忒一世是为了争取与米坦尼平等的地位。在此之前，亚述臣服于米坦尼，米坦尼王绍沙塔尔征伐亚述。打败了亚述后，他把亚述宫殿的金银大门作为战利品掠夺到了米坦尼的首都，从此亚述变成了米坦尼的附属国。不过，亚述王阿淑尔乌巴里忒一世为亚述争取与米坦尼同等的地位，主要还是为了在礼物贸易中获得利益。

⑧ 根据吴宇虹先生的译法，笔者把古代两河流域重量单位 *biltu*（*gú*, *gun*）翻译为“钩”，约合30.2千克。

⑨ 此黄金的数量非常大，比其他“阿马尔那泥板书信”中的惯常的问候礼要多得多。因此，有学者猜测，这可能是迎娶巴比伦公主的聘礼，参见 C. Kühne, *Die Chronologie der internationalen Korrespondenz von el-Amarna*, Neukirchen-Vluyn: Neukirchener Verlag / Kevelaer: Butzon & Bercker, 1973, pp. 77, 387。但是，联系后面米坦尼王也获得了20钩黄金，因此可能这是一种外交辞令，而非历史事实。

⑩ 哈尼加尔巴图，是亚述对米坦尼王国的称呼。值得一提的是，在米坦尼王国灭亡后，赫梯扶持了傀儡米坦尼王国，在西亚的文献中往往称为哈尼加尔巴图或哈尼加尔巴特。

他们「给」了他 20 “钩”黄金。[我]^①与哈「尼」[加尔]「巴」图的国王「地位平等」^②，而你送给我□□□^③黄金！我的使节往返^④「出」使^⑤的费用盘缠，它（黄金）都不够^⑥支付^⑦。「如果」你的意图^⑧是一种美好的善意的话，^⑨请送给我大量的黄金。这是你的家^⑩。写信告诉我你所需求的（东西），以便他们送给你^⑪。

- ① 克努松拟补为 [a-nu-ma]，参见 J. A. Knudtzon, *Die El-Amarna-Tafeln*, Vol. 1, Leipzig: J. C. Hinrichs, 1915, p. 128。尽管莫兰在英文翻译的时候翻译为“现在” (anumma)，但是他在注释中认为拟补为 [a-na-ku] 更为妥帖，参见 W. L. Moran, *The Amarna Letters*,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39, 40。虽然雷尼在拉丁化转写时候拟补为 [a-na-ku]，但是在注释中表示更倾向于克努松的拟补，参见 A. F. Rainey, *The El-Amarna Correspondence: A New Edition of the Cuneiform Letters from the Site of El-Amarna Based on Collations of All Extant Tablets*, Leiden & Boston: E. J. Brill, 2015, pp. 132, 1348。
- ② 动词 *mahāru* 的 G 词干状态式，意思是“在规模与地位上匹敌、相等”。
- ③ 克努松、莫兰没有拟补，参见 J. A. Knudtzon, *Die El-Amarna-Tafeln*, Vol. 1, Leipzig: J. C. Hinrichs, 1915, p. 128; W. L. Moran, *The Amarna Letters*,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39; 但是雷尼却拟补为 [x ma-na]，参见 A. F. Rainey, *The El-Amarna Correspondence: A New Edition of the Cuneiform Letters from the Site of El-Amarna Based on Collations of All Extant Tablets*, Leiden & Boston: E. J. Brill, 2015, p. 132。雷尼之所以如此拟补，是根据亚述王的语气判定这个数字不会太大，于是用了比钩小一点单位“斤”，但是对于数目，却再也没有办法拟补了，笔者认为还是不拟补更为妥帖。
- ④ 动词 *lekû* (去)、*tāru* (改变方向、返回) 的 G 词干状态式。
- ⑤ 词组 *ana idi* 意思为“到或在某人的身旁”。
- ⑥ 动词 *masû* (相等、相应、匹敌) 的 G 词干。
- ⑦ 亚述王阿淑尔乌巴里忒一世，抱怨埃及所赠送的礼物价值太低，不够支付使节的路费盘缠，由此可以看出，阿马尔那时代古代近东礼物交换的商品交易本质。
- ⑧ *pa-nu-ka*，直译为“你的脸”，意译为“你的意图”。
- ⑨ 莫兰翻译为：如果友谊是你的美好的意图之一的話，参见 W. L. Moran, *The Amarna Letters*,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39，雷尼翻译为：如果你的意图是真心的話，参见 A. F. Rainey, *The El-Amarna Correspondence: A New Edition of the Cuneiform Letters from the Site of El-Amarna Based on Collations of All Extant Tablets*, Leiden & Boston: E. J. Brill, 2015, p. 133，显然莫兰将 *i a-bu-ut-ta* 视为名词 *i ābtu/i ābtātu* (友好、善行、慷慨、忠诚、友谊、好运)，而雷尼视之为形容词 *i ābu* (善、友好、亲善)，笔者认为可能这里为名词 *i ābūtutu* (善意、友好、亲善)，参见 J. Black, A. George and N. Postgate eds., *A Concise Dictionary of Akkadian*,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0, p. 412。
- ⑩ 这句话看起来有点突兀，此处亚述王阿淑尔乌巴里忒一世想要表达的是“埃及法老是最高统治者，能够决定赠送亚述礼物的多寡，而之前埃及赠送礼物的价值太低，责任在于埃及法老，这在某种程度上对埃及法老礼物交换不适宜行为的谴责”。
- ⑪ 亚述王阿淑尔乌巴里忒一世索取礼物的策略与巴比伦王布尔拉布里亚什相同，可见这种塑造自己慷慨、友邦吝啬，从而抢占道德制高点，是阿马尔那时代近东大国君王的惯用手法。

我们是（相距）遥远的两个国家^①，（因此，应该）让我们的使节们经常如此往来！至于你的使节耽搁（而不能及时返回）到你身边^②一事，（因为）护卫^③他们^④的苏图人^④死了，（这种状况要）一直（持续）到我有人可派的时候，（那时候）他们能够带来（新的）护卫苏图人。因此，「我耽搁了」他们。^⑤但愿我的使节不会被耽搁！为什么我的「使节」要一直站在户外^⑥呢？以致他们差点死在户外。「如果」他们站在户外，会对国王（指埃及王）「有」益的话，那么，就让他们站在「户外」！让他们（因为炎热而）死掉吧！不管对国王有益，还是无益，「为什么」（非要）他们「在户外」死「去」呢？至于我们不断「派遣」^⑦的「使节」，

- ① 在阿马尔那时代，近东的大国似乎知道彼此之间的距离，在第7号泥板书信中，巴比伦王布尔拉布里亚二世提及埃及使节向他说明埃及与巴比伦之间距离遥远。由此可知，往返的使节会告诉本国国王友邦距离本国有多远。参见袁指挥《阿马尔那第七号书信译注》，《外国问题研究》2019年第3期，第46页。
- ② *ú-uh - hi-ru-ni-ik-ku* 为动词 *ahāru*（意为扣留、耽搁）。
- ③ 这里的 *radā/redā* 的意思为“陪伴或护卫某人、带走某人、驱逐某动物、交货物或供物、带领军队、占有某物”。因此，不同的意思导致翻译大不相同，再加上后面的 *mītu*（死亡）的主语的不确定；从语法上看，可以是埃及使节，也可以是苏图人。莫兰认为此处应该是“追逐”的意思，因此翻译为“苏图人是他们的追逐者，他们（埃及使节）有死亡的危险”，参见 W. L. Moran, *The Amarna Letters*,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39; 雷尼认为此处应该是“护卫”的意思，因此翻译为“他们的护卫者苏图人死了”，参见 A. F. Rainey, *The El-Amarna Correspondence: A New Edition of the Cuneiform Letters from the Site of El-Amarna Based on Collations of All Extant Tablets*, Leiden & Boston: E. J. Brill, 2015, pp. 133, 1348。
- ④ 苏图人是遍布幼发拉底河到叙巴地区的游牧民，在阿马尔那第122、123、169、195、246、297、318号泥板书信中都提及过。此外，有时候苏图人一词也是对游牧雇佣兵的一个统称。参见 A. F. Rainey, *The El-Amarna Correspondence: A New Edition of the Cuneiform Letters from the Site of El-Amarna Based on Collations of All Extant Tablets*, Leiden & Boston: E. J. Brill, 2015, p. 1348。
- ⑤ 亚述王阿淑尔乌巴里忒一世解释说，滞留埃及使节的原因是护卫苏图人死了，手头没有可以派遣的苏图护卫，这种说辞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笔者认为，除非在亚述发生了大瘟疫，不然不会所有的苏图护卫都死了。因此，可能亚述王为滞留埃及使节找了一个借口。
- ⑥ *šetū* 意思为“光、明、热”，词组 *ina šeti* 的意思为“在户外”。
- ⑦ 克努松没有拟补，仅仅将看得见的字符转写出来了，*ni-^l il^l - [x x]*，参见 J. A. Knudtzon, *Die El-Amarna-Tafeln*, Vol. 1, Leipzig: J. C. Hinrichs, 1915, p. 130; 莫兰建议拟补为 *ni-^l il^l - [tap-pa-ru]* 或 *ni-^l il^l - [ta-na-ap-pa-ru]*，参见 W. L. Moran, *The Amarna Letters*,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41; 雷尼接受了莫兰的意见，拟补为 *ni-^l il^l - [ta-na-ap-pa-ru]*，参见 A. F. Rainey, *The El-Amarna Correspondence: A New Edition of the Cuneiform Letters from the Site of El-Amarna Based on Collations of All Extant Tablets*, Leiden & Boston: E. J. Brill, 2015, p. 1348。

两次人们让「使节」^①「活着」^②。「在户外」，这样会导致他们死亡的^③。

[责任编辑：刘金虎]

-
- ① 雷尼校对泥板，看到「 \dot{u} 」²「 $\dot{s}u$ $m\bar{a}r\bar{e}$ (「 $dumu$ 」^{mes}) $\dot{s}i$ - ip [- r] i 」这些字符，参见 A. F. Rainey, *The El-Amarna Correspondence: A New Edition of the Cuneiform Letters from the Site of El-Amarna Based on Collations of All Extant Tablets*, Leiden & Boston: E. J. Brill, 2015, p. 1349。
- ② 克努松拟补为 \dot{u} - q [a] r - [ra] d - du - \dot{u} ，参见 J. A. Knudtzon, *Die El-Amarna-Tafeln*, Vol. 1, Leipzig: J. C. Hinrichs, 1915, p. 130; 莫兰拟补为 \dot{u} -「 bal 」- [l] a - i \dot{u} - \dot{u} ，参见 W. L. Moran, *The Amarna Letters*,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41; 雷尼接受了莫兰的拟补，参见 A. F. Rainey, *The El-Amarna Correspondence: A New Edition of the Cuneiform Letters from the Site of El-Amarna Based on Collations of All Extant Tablets*, Leiden & Boston: E. J. Brill, 2015, p. 1349。
- ③ 亚述王阿淑尔乌巴里忒一世抗议埃及虐待亚述使节；埃及人把亚述使节安置在户外，暴露在炙热的太阳底下。有的学者认为，埃及法老推行宗教改革，废除阿蒙神而独尊阿吞神，而崇拜阿吞神的仪式是在一个空旷的院子中举行的；而亚述使节作为贵宾，则被邀请参加埃及崇拜阿吞盛大的宗教仪式，可能导致来自比埃及气候凉爽的亚述使节的不适应，返回亚述的使节把这个事情告诉了亚述王，这样亚述王在外交信函中对此提出抗议。

tween the two-kingship politics. In terms of theocracy, the Hebrew God will have greater power to grant broader crowd; Egyptian Gods the powers granted to the monarch; in Crown, Egyptian monarchy is more centralized than Hebrew monarchy; In the game between kingship and theocracy, Hebrew is contractual relationship, and ancient Egypt basically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dherences. Thus Hebrew adopted a limited monarchy, while ancient Egypt formed a centralized system. Many the complex factors forming different theocracy, mainly in the view of history, civilization property difference, the difference of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natural and geographical factors.

Keywords: Hebrew; Ancient Egypt; Theocratic Politics; Kingship Politics

A Peaceful Rising Power: A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of EA 9, 15 and 16

Yuan Zhihui

Abstract: The Amarna letters are diplomatic correspondences between Egypt and the West Asian States, which represents inter-states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est Asia and the North Africa at that time. When the political map of the Near East was drawing in the Amarna era (16th century BC to 13th century BC), Assyria, which had long been subject to Babylon and Mitanni, seized the opportunity to rise. Ashur-uballit I, the Assyrian King, sent an envoy to Egypt with a correspondence (EA15), hoping to be recognized by Egypt. Assyria's pursuit of independence harmed the Babylon's interests, Babylon protested against this and sent the Egyptian Pharaoh a letter (EA 9), asking Egypt to reject the Assyrian request. In the game of the three countries, Egypt finally recognized the independent status of Assyria, which can be seen clearly from the title "brother" of the two kings in another letter (EA 16). There is no doubt that Egypt's recognition of Assyrian independence has provided good external conditions for the rise of Assyria. These three letters are of great historical value for the study of the political map of the Near East and the growth and decline of great powers in the Amarna era.

Keywords: Amarna Letters; Assyria; Egypt; Babylon

Review of Achievement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Encyclopedias & Dictionaries on Judaism

Liu Jingzhong, Liu Peng, Li Yingchun

Abstract: Since Jewish encyclopedias and dictionaries as authoritative reference books, are essential for the Jewish studies, this paper is to discuss the main features of seven foreign and domestic ones. As for entry collections, Jewish encyclopedias contain more entries and focus much on their times and cultural phenomena, while those with fewer collections in specialized dictionaries prefer abstract and theoretical notions. In content arrangement, both of them adopt cross-references extending further reading, while encyclopedias usually offer separate index volumes as their outlines. In entry interpretations, encyclopedias emphasize textual differentiations between historical literatures, while specialized dictionaries prefer theoretical analyses, constantly resulting in view conflicts due to different stances and goals in their compilations. Concerning writing logic, specialized dictionaries are more logically organized if compared with encyclopedias, while domestic encyclopedias and dictionaries are comparatively more concise and logically-written and with more entries with Chinese background than their foreign counterparts. In brief, the afore-mentioned features reflect the inherent complexity within the Jewish studies and especially the study of religion. Hence, a new version of Chinese dictionary about Jewish religion highlighting its religiosity and Jewishness will be indispensable for the promotions on this aspect and alike.

Keywords: Judaism; Jewish Study; Dictionary Compilation